

# 「馬蒂斯的馬蒂斯」



黛西札記  
李夢

上周出差北京，趕在展期最後幾日，慕名去看798藝術區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（UCCA）舉辦的「馬蒂斯的馬蒂斯」大型展覽。

是次展覽是內地舉辦的最大規模的馬蒂斯個展，在一萬多呎的展廳內，分十一個篇章，回顧這位法國著名藝術家勤奮、多產且不斷創變的一生。展廳內的二百八十多件作品（包括油畫、素描、版畫和雕塑等）都來自馬蒂斯故鄉法國勒卡托—康布雷齊的法國北方省立馬蒂斯美術館收藏，而這座美術館，本身亦是馬蒂斯晚年傾注大量時間和心力完成的作品。

展覽取名「馬蒂斯的馬蒂斯」，既追溯馬蒂斯藝術與人生，亦解釋了馬蒂斯、北方省立美術館及其館藏三者之間千絲萬縷的關聯。若說今次呈現在你我眼前的展覽，是百多年前

的藝術家本人親自策展，似亦不為過。

十一個展覽篇章，既由時間向度，從立志成為畫家的青年時代出發，到二十世紀初在巴黎高舉「野獸派」旗幟，再到晚年因目力和體力局限而轉入剪紙世界中再探索，梳理馬蒂斯之所以成為馬蒂斯、建構個人語言和獨特表達的因由與脈絡，也從空間向度，將馬蒂斯其人其作置放於彼時法國乃至歐洲藝術語境中審視，更專闢展廳，展陳劉海粟、丁衍庸和關良等同時期中國藝術家的畫作，呈示馬蒂斯之於中國現代藝術的啟發與影響，亦從側面展現二十世紀上半葉東西藝術交流的景象。

儘管馬蒂斯那幾件廣為人知的作品（比如凸顯他色彩革新之美學的《紅》、熱烈浪漫的《舞蹈》以及那些在法國南部度假時完成的窗邊靜物畫）並未出現在今次展覽中，或會令我這樣的馬蒂斯迷略感失望，但依照時序的策展方式，富有創意的展廳空間（不同展區的天花板均被裝飾成為馬蒂斯晚年愛用的剪紙圖案）以及據此設計的系列文創產品，皆有巧思，且對於哪怕不甚了解馬蒂斯與歐洲現當代藝術的觀者，都足夠友好親切。

記得當日看畢展覽、步出展廳，正遇見北京秋日午後暖陽，不由得心情大好，腳步也變得輕快。再回想展廳馬蒂斯畫作的熱烈、浪漫與愉悅，與室外天氣竟十足契合。不知馬蒂斯在南法定居的那些年，所見所感的秋景，是否與我一樣？

地 馬蒂斯畫作《大溪地的窗戶或大溪



# 粉黛亂子草「浪漫」綻放



市井萬象

南京東郊湯山礦坑公園種植的粉黛亂子草，如煙似霧呈現粉色浪漫。

香港中通社

# 紀念梧桐樹



英倫漫話  
江恆

變成了樹樁，令很多人欲哭無淚。

準確地講，這棵七十英尺高的梧桐樹是被人砍伐的，茂盛的樹冠倒伏在地上，樹幹的橫切面對着天空，彷彿在作無聲的控訴。要知道，這棵樹大有來頭，它因長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哈德良長城的城牆旁邊，每年吸引無數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，二〇一六年贏得英格蘭年度最佳樹木獎。這也讓它榮獲「最上鏡大樹」的桂冠，曾經多次出現於影視作品，比如一九九一年由凱文·科斯特納主演的電影《羅賓漢：盜賊王子》，因此又被稱為羅賓漢樹（Robin Hood Tree），以及電影《亞瑟王》和布萊恩·亞當斯的音樂專輯《一切皆為你》（I Do It for You）之中。

在很多英國人眼中，這棵已生長了數百年的梧桐樹，更是珍貴的古蹟。按英國歷史學家、《諾森布利亞人》一書的作者丹傑克森所說，梧桐樹雖然只是一棵植物，但它卻早已被視為和哈德良長城融為一體。這個由石頭和泥土構成的橫斷不列顛島的防禦工事，是公元一二二年羅馬帝國君主哈德良所興建，包括了城牆、瞭望塔、裏堡和城堡等建築，屬於世界上最悠久的歷史古蹟之一。如今梧桐樹遭到破壞，就像砍去了哈德良長城的一角，與毀壞天使橋、達勒姆大教堂等北方地標性古蹟沒什麼兩樣。

對當地人來說，這棵梧桐樹的意義尤其重要，它經常見諸於當地報紙和雜誌的封面上，可謂承載了幾代人的記憶，不論童年玩耍、情侶求婚還是撒放親人骨灰等，都和這棵大樹密不可分，某種程度上是大家情感聯繫的重要紐帶。正如英國文藝雜誌《生活在北方》所描述的那樣，它代表着諾森伯蘭郡與更廣闊東北地區悠久歷史及自然的聯繫，如同天使一般是英國東北部的象徵和驕傲。也正因此，梧桐樹遭砍伐的消息傳出後，引起全英國社會的震驚和憤怒。

目前英國輿論的關注點，除了希

望找到砍樹的真兇和動機，還集中在如何保護古蹟，而英國人充滿波折的古蹟保育史也再度被拎出來討論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，在旅遊觀光業帶動下，英國一度吹起古蹟保護風，全國總計有五十萬幢建築、一萬七千處遺址和五千五百個保護區，榮登珍貴文化遺產之列。據說當時英國每兩個星期就有一間博物館開幕，光是鐵路博物館就有近百家，彷彿任何地方、任何東西，只要跟歷史沾上邊，就有機會保留下來。前倫敦科學博物館館長曾形容：「直到整個國家變成一座大型露天博物館，否則你無法預測這種成長速度很快會停止。到時候只要一出示希羅機場，你就已經踏進了博物館。」其誇張程度可見一斑。

《古蹟產業》一書的作者、英國史學家伊伊森對此提出批評，稱古蹟在懷舊情緒驅動下，把膚淺的重商主義和消費主義巧妙地遮掩起來，這反而將最應該保留下來的元素摧毀殆盡。形同作家朱利安·巴恩斯的小說《英格蘭！英格蘭！》中名叫「英格蘭樂園」的主題公園，覆蓋了整座懷特島，園內擺滿了英格蘭知名歷史建築的模型。該觀點得到小說家湯姆·沃爾夫的呼應，他揶揄說，「不如乾脆把全英國改造成迪士尼樂園，專門招攬外國遊客。」在休伊森看來，如果人們真對歷史感興趣，就應該避免使它落入保護主義者手中。

但英國民眾卻普遍支持保護古蹟，調查中有四分之三的人認為，參

觀文化古蹟豐富了自己的生活，十個英國人中有九個贊成政府用納稅人的錢保護歷史文物。英國劍橋大學社會學家約翰·厄里在《遊客的凝視》一書中，引述蘇格蘭文物保護機構的一份研究，指古蹟能在民眾身上激起一股血脈相連、文化傳承的強烈感覺，賦予他們認同感，身為蘇格蘭人責無旁貸，本應全力守護當地古蹟。問題不是出在該不該保護古蹟，而是應該如何保護，比如怎樣把握尺度，避免過猶不及。

在社會的爭論聲中，英國承擔古蹟保護的兩大組織——國民信託（National Trust）和英格蘭遺產（English Heritage），逐漸形成了各自的功能和定位。前者作為公益性組織，以接納私人捐贈並將古蹟向公眾開放的方式籌集資金，用於防止古蹟被破壞，名單中包括了英國著名童話作家、彼得兔的創作者波特小姐捐贈的土地和農場。後者作為半官方機構，以政府資助加社會捐助的形式維護古蹟，旗下包括巨石陣、惠特比修道院、達爾文故居等等。

回到遭砍伐的梧桐樹，國民信託認為如在原址栽種新樹，將失去古蹟性質，既然大樹不能起死回生，不如想辦法讓人牢記這次教訓。英國雕塑家安東尼·葛姆雷希望，在梧桐樹曾經矗立之處，創作一個巨大圓柱或紀念雕刻提醒後人。而環保人士就建議，可趁機宣傳造林，記住失去一棵樹的最好方法，就是獲得一片森林。



▲英國北部諾森伯蘭郡哈德良長城的峽谷中，原有一棵三百年的梧桐樹近日被砍伐。

# 換個角度發現不同



人與事  
張君燕

在外旅行的朋友發來一張照片，讓我猜是什麼地方。我看了半天，也猜不出來是哪裏。只見一根根鋼架結構縱橫交錯，填充鋼架縫隙的是大塊大塊的綠色草

木。難道是哪裏的施工現場？朋友聽了大笑起來，揭曉了答案：這是位於泥豬河之上的北盤江大橋，連接曲靖市宣威市普立鄉與六盤水市水城縣縣格鎮的特大橋。

這個答案讓我大為吃驚，完全沒有想到畫面裏的東西會是那麼一座雄偉的大橋。朋友說，這是他站在橋下，從下往上拍的橋樑的局部，與站在遠處拍攝橋樑的整體不同，這個角度的橋樑更細節化，也更具體。當然，也更陌生。

確實，很多我們熟悉的風景和事物，往往有一副特定的形象。如果換一個角度看，就能看到截然不同的畫面。在動物園看孔雀開屏，從正面看美輪美奐，如果走到背面，看到的則是光禿禿的屁股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。

曾經在電視上看到過漁民捕的鯪鯪，「魚如其名」，在漁民的手裏，牠還真的像一把鋸子呢，有趣又好玩。有一次朋友給我發來一張照片，照片上的生物好像來自外星，特別恐怖。朋友告訴我，照片上的「外

星生物」是鯪鯪，那是牠的另一面。

記得有次外出踏青，女兒拿著我的手機玩了一會兒，後來我在相冊裏看到幾張照片，應該是女兒無意中拍下的。照片的角度是貼着地面往上拍的，於是草地上小小的野花野草就變成了「龐然大物」，甚至有一種原始森林的感覺。

突然想起女兒三四歲的時候，每次帶她出去逛街，她明明自己可以走路，卻總是剛剛走了幾分鐘，便開始耍賴讓我抱著她走。一開始，我以為是女兒偷懶，不想走路。直到有一次，女兒的鞋帶開了，我蹲下身子幫她繫鞋帶，我才發現，從她的這個高度看到的不是大街上繽紛多彩的景物，而是一雙雙行人的腿。不僅一點都不好玩兒，還有一種很深的壓抑感。怪不得女兒想讓我抱著呢——如果是我，也不願意面對那麼枯燥的景象。

僅僅是換一個角度，我就理解了女兒的行為。其實，人與人之間，也時常需要這種角度的互換。因為立場不同，身份不同，思考問題的方式和結果也會大相徑庭。有時候，只有嘗試站在對方的角度上去思考問題，才可能看得更全面、更深刻，彼此也會更多一些理解和體諒，自然也就消滅很多分歧和矛盾。

換個角度看事物、看風景、看人生，我們便能發現許多不同，感受不一樣的風景，體驗不一樣的美感，得到不一樣的收穫。

# 秋日醉茶

秋天是個在野外喝茶的季節，天高雲淡，涼爽宜人。舉目望去，黃綠叢中，以菊花為首的秋花遍地盛開：菊花、桂花、雞冠花、迷迭香、木芙蓉、朱頂紅、木槿、大麗花、美女櫻等，色彩繽紛，百花爭秋。如果說春花像個少女，那麼秋花就更似風韻依然的少婦，帶著成熟的韻味。

不久前，我與一位老教授喝茶，聊起喝茶的季節。我問，喝茶該喝春茶還是秋茶呢？老先生答曰：大家都覺得選春茶好，其實不絕對。當然，綠茶的春茶好，這是肯定的。茶葉中的氨基酸、蛋白質等營養成分含量較高，使春茶香氣清新，滋味鮮爽。而秋茶則是紅茶較好，它的採摘不受天氣影響，秋茶製作也比春茶來的容易，且秋茶不易變質。春茶所含有的有益元素要比秋茶的多，而秋茶的茶香要高於春茶。同一品種的茶葉，春茶會更加耐泡，而秋茶的香氣與韻味更足。

我帶來一泡「武夷山茶王」送的「私家

茶」來喝，這是泡「老樅水仙」。老樅水仙為半發酵茶，是武夷岩茶中的望族。俗話稱「醇不過水仙」，它的口感最為突出的是一個「醇」字。許多茶友最是熱衷於這一醇香。果然，沖泡下去，茶湯微黃，湯氣裊裊，口中細品，含有淡淡的木香。秋天的茶，成熟而迷人，讓你陶醉在仙境之中。

回想起來，我與武夷茶還是有些緣分的。在福建流傳一句民間俚語「桂林山水甲天下，武夷山水甲桂林」，可見武夷山之美。我結婚度蜜月之地，選的就是武夷山。後來，有幾位好友接連在武夷山工作，經常邀我到那裏品茶，就成了武夷山茶客。武夷山有十位製茶比較出名的農民，被當地人稱為「十大茶王」。朋友常會帶我到這些茶王家裏品茶。

「茶王」們每家都會留下十幾畝茶園，不用化肥，精心耕耘，用人手除蟲、除草。凌晨露降，派婦女精心採摘茶尖，製成少量精品，用來參賽、自己品茗或贈送好友。來往多了，

與他們也成了好友。此後，每年都會收到一些「茶王」送的「私家茶」。

我記得，二十多年前的武夷茶，包裝還非常簡陋，往往是將茶用錫箔紙一包，塞進鐵罐，外包裝也是一個普通紙袋。這樣當然賣不出好價錢。當年中國每年茶業產值僅為三百億人民幣，而光英國「立頓茶業」一家的年產值已達二百三十億人民幣，相當於我國年茶產值的一半還多。

恰巧，當年到英國出差，我特意跑到倫敦最大的立頓茶葉店，買了一整個行李箱各種包裝的立頓茶帶了回來，交給了當年的武夷山市茶業相關人士作研究。後來，武夷山與內地茶企，從選育、種植、製茶、環保、包裝等方面奮起直追，全面提升茶品與產業素質。

不經意間，我與茶相交已三十多年。人們在品茶之中，可品茗到茶的色、香、味、形，感受到茶的韻味與氣息。在茶道中，茶座、茶

具、茶藝等都是茶緣的表現形態。喝茶是一種精神文化。茶緣代表了人與自然、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與聯繫。喝一杯茶便有一份茶緣，在不同地點與不同的人品茗，則結交不同的緣分。在世間，無論是結茶緣，還是結人緣，都體現在一個「善」字。品茶交友，茶與友之間有着不解之緣。茶能醉人，而且醉得入骨。

秋天真是一幅美麗天成的畫卷。我想起法國名畫家米勒的《喝茶的女人》。不過相較之下，在巴黎奧塞美術館看到他的《拾穗者》，好似秋色更濃。這幅畫主題鮮明，描繪了金黃色麥田下，戴着紅色、黃色和藍色頭巾的三位農婦在撿拾麥穗，色彩畫面整體運用暖黃色調，紅色與藍色融入其中，顯得格外安靜莊重。秋天的美是成熟的，那是個果實累累的收穫季節。

在金黃色的秋天，找一棵蒼天大樹，支上一張茶桌，泡上一壺秋茶，擺上一張躺椅，品着老樅水仙，仰望天空，心意飄渺，我醉了。



自由談  
魯力